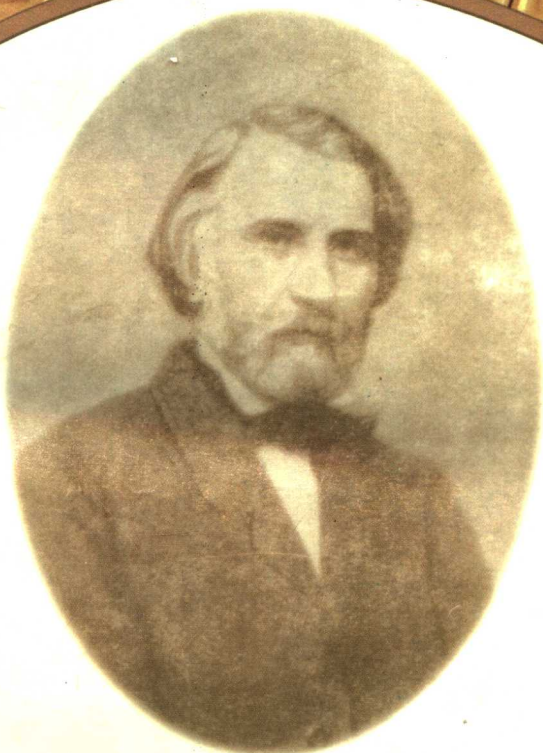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处女地

Chu Nü Di

(俄)屠格涅夫

47.2752
TGN

处 女 地

伊·谢·屠格涅夫

林平译

华 龄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赵功义

封面设计:杨 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处女地/(俄)屠格涅夫(Тургенев, И. С.)著.-北京:
华龄出版社,1997.1
ISBN 7-80082-698-8

I. 处… II. 屠… III. 长篇小说-俄国-近代 IV. I 511.
2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0859 号

处 女 地

出版发行:华 龄 出 版 社

(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)

邮编:(100034)

经 销:新 华 书 店

印 刷: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15.375 印张 344 千字

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80082-698-8/I·110

定 价:19.80 元

总 目 录

处女地 1

罗亭 333

第一部

要开垦处女地，不能用翻土浅的
木犁，要用能深耕的铁犁。

——摘自一位农场主的手记

一

186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一点钟左右，一位衣着破旧不整、年纪约摸二十七岁的年轻人，走上了彼得堡军官街一所五层楼房的后门楼梯。这个人穿着一双破胶皮套鞋，缓慢地晃动着他那肥胖粗笨的身躯，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。他吃力地迈起步子，终于走到了楼梯顶上，在一扇半开着的破门前站住。他没有拉门铃，只是大声地喘了一口气，便闯进了狭小黑暗的前厅。

“涅日达诺夫在家吗？”他大声问道，嗓音低沉含混。

“他不在，我在，请进来吧。”旁边屋子里传来一个嗓音相当粗的女人的声音。

“是马舒林娜吗？”来人又问道。

“正是我。您是奥斯特罗杜莫夫吗？”

“是比敏·奥斯特罗杜莫夫，”来人回答说。他开始小心地脱下皮套鞋，然后把破外套挂在钉子上，走进了传来女人声音的屋子里去了。

这间屋子既低矮又不干净，墙面漆成了深绿色，整个房间只有两扇布满灰尘的小窗，因此显得很昏暗。房里的陈设只有这几样：角落里摆着一张铁床，正中放着一张桌子，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堆满了书的书架。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没有戴帽子，穿一件黑色的毛呢衫，正在抽纸烟。她看见奥斯特罗杜莫夫进来。默默地把她那只粗大的、红色的手伸给了他。奥斯特罗杜莫夫也默默地握了握她的手，便坐到一把椅子上，从衣服一边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快要折断的雪茄。马舒林娜给他点上了火，他便抽了起来。他们俩一言不发，彼此甚至连望都不望一眼，两个人便在这早已烟雾腾腾的屋子里吞云吐雾起来。

虽然他们两个外貌并不相似，但他们身上却有一些共同的地方：在他们那并不匀称的脸上——厚厚的嘴唇、大板牙、大鼻子（奥斯特罗杜莫夫还是个麻子）——显露出一种诚实、坚定和勤劳的品格。

“您见到涅日达诺夫了吧？”奥斯特罗杜莫夫终于忍不住问道。

“见到了，他马上就来，他拿几本书去图书馆还书了。”

奥斯特罗杜莫夫把头一偏，吐了一口唾沫。

“他怎么总是跑来跑去？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。”

马舒林娜又拿起一支纸烟来。

“他感到挺无聊，”她小声地说，仔细地点燃了纸烟。

“无聊！”奥斯特罗杜莫夫以责备的口气对她说。“简直是胡闹！就好象我们没有给他工作做似的。但愿我们把什么事都好好地做好，这就相当不错了——可他还觉得无聊！”

“莫斯科的信来了吗？”过了会儿马舒林娜问道。

“来了。前天来的。”

“您看过没有？”

奥斯特罗杜莫夫只点了点头。

“那……信上说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很快就得走。”

马舒林娜把嘴里叼着的纸烟拿了下来。

“为什么？我听说那边一切都很顺利。”

“不错，一切正常。只是发现一个人不大可靠。所以，应当把这个人撤换掉，或者干脆开除他。另外还有许多其它的事。他们叫您也去。”

“信里是这样写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这样写的。”

马舒林娜甩了一下她那浓厚的头发。她的头发本来草草地梳成一条短辫子垂在后面，现在却飘到前面来盖在她的前额和眉毛上。

“那好吧！”她低声说，“既然已经决定，也就用不着再讨论了。”

“当然用不着。不过没有钱是完全不行的，上哪儿去弄到这笔钱呢？”

马舒林娜沉思起来。

“涅日达诺夫总会有办法的。”她仿佛自言自语，声音低低的。

“我正是为钱而来的。”奥斯特罗杜莫夫说。

“您带信来了吗？”马舒林娜突然问道。

“我带来了。您想看？”

“给我看看……算啦，用不着。以后我们再一起看吧。”

“我说的都是真的。”奥斯特罗杜莫夫不满地说，“您不必怀疑。”

“我根本就没有怀疑。”

两个人又不作声了。于是烟圈象以前那样从他们默默无言的

嘴里喷出来，袅袅升起，在他们乱发蓬蓬的脑袋上缭绕着。

前厅里响起了套鞋的嘟嘟声。

“他回来了，”马舒林娜小声说。

门轻轻开了，门缝里探进来一个脑袋——然而这并不是涅日达诺夫的脑袋。

这是一个圆圆的但小小的脑袋，上面长看粗硬的黑头发，布满皱纹的宽宽的前额，浓眉下面有一双灵活的棕色小眼睛，扁平的鼻子向上翘着，底下有一张生得滑稽的粉红色小嘴。这个小脑袋向四周张望了一下，点点头，笑了笑——一笑便露出了两排细小的白牙——然后连同他那虚弱的身体、短短的胳膊和有点弯曲的瘸腿走进房里来了。马舒林娜和奥斯特罗杜莫夫看见这个小小的脑袋，立刻他们的脸上闪现出一种类似傲慢、轻蔑的表情，仿佛两个人心里都在说：“哼，这个家伙！”他们并不说一句话，甚至连动都懒得动一下。可是新来的客人对这样的接待一点也不感到难堪，好像这反倒使他满意似的。

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？”他尖声说道。“二重唱吗？那为什么不来个三重唱？第一男高音在哪里？”

“您说的是涅日达诺夫吗？巴克林先生。”奥斯特罗杜莫夫板着脸问道。

“没错，奥斯特罗杜莫夫先生，正是他。”

“他大概马上就来，巴克林先生。”

“这话真让人高兴，奥斯特罗杜莫夫先生。”

这位小瘸子转身向着马舒林娜，想同她说话。马舒林娜沉着脸，仍然在不慌不忙地吐着烟圈。

“您好吗？最亲爱的……最亲爱的……真抱歉，我总是忘记您的名字和父名！”

马舒林娜耸了耸肩头。

“您根本用不着知道它！我的姓您是知道的。那已经够了！您老是问：您好吗？这还用问，您没看见我还活的好好的吗？”

“完全，完全正确！”巴克林大声说，他的鼻孔张大，眉毛也高扬着。“要是您不活着的话，您忠实的仆人就不会有幸在这儿见到您并且跟您谈话了！我的问候是从一个不好的旧习惯来的。至于要请教您的大名和父名，那是因为仅称您马舒林娜，不大好意思。我知道您写信时总是署名‘波拿巴’！可到底还是马舒林娜呀！但谈话时总要……”

“谁要您跟我谈话呢？”

巴克林很不自然地笑起来，好像上气不接下气似的。

“哎，得了，亲爱的，好姑娘，来握一下手吧。不要生气了，我知道您是个心地极好的人——我也是个好人……怎么样？”

巴克林伸出了手，……马舒林娜不大愉快地看了他一眼，也把手伸了出来。

“如果您一定要知道我的名字的话，”她仍然板着脸说，“那好吧，我叫菲克拉。”

“我叫比敏，”奥斯特罗杜莫夫接着也用低沉的声调说。

“哟！我真是……获益匪浅呀！既然如此，那么请问一句，啊，菲克拉！啊，您，比敏，请问你们两位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好……而且总是对我不好，可我……”

“马舒林娜认为，”奥斯特罗杜莫夫说道，“其实不止她一个人有这种感觉，认为您任何事情都抱嘲讽态度，所以觉得您不可靠。”

巴克林突然转过身来。

“这正是那些责怪我的人常犯的错误，我最尊敬的比敏！第一，

我并不是不分场合不看时间都在嘲笑；第二，这也不能作为我不可靠的理由。以前我曾多次得到你们各位的信任，这种我至今还引以为荣的信任便是证据。我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我最尊敬的比敏！”

奥斯特罗杜莫夫不愉快地含含糊糊地咕噜了句什么话。巴克林摇了摇头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又接着说：

“不是，我并不总是抱讥讽态度！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生性快乐的人！您看看我吧！”

奥斯特罗杜莫夫朝他看了看。的确，巴克林不笑的时候，他沉默不语的时候，他的脸上便有一种凄凉的惊恐的表情；可是当他一开口说话，他的面容又变成滑稽的、甚至还可以说是带恶意的了。然而奥斯特罗杜莫夫还是不吱声。

巴克林又把脸转向马舒林娜。

“喂？您的学问进展如何？您那真正博爱艺术取得了哪些成功？要帮助一个乍来人世、毫无经验的公民踏进世界，这事大概也比较困难吧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要是他并不比您大多少的话，那就不困难，”马舒林娜答道——她刚刚通过了助产士的考试——得意地微笑了。

她出生于一个贫穷没落的贵族家庭里，一年半以前她离开了俄罗斯南部的家来到彼得堡的时候，口袋里只有六个卢布；她进了彼得堡的一所助产学校，靠着艰苦不懈的努力，终于得到了她所想得到的毕业文凭。她还没有结婚，而且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姑娘。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听到有人议论她的容貌时，会说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！然而我们却要说：这是一件比较少见的怪事。

巴克林听见她的回答，又大笑起来。

“亲爱的，您真了不起！”巴克林大声说。“您把我挖苦得可真厉害，我这才是活该！为什么我要生得如此的矮小呢！不过我们

的主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巴克林故意转换了话题。他一生最不甘心的就是他短小的身材，就是他整个不好看的相貌。这个缺陷使他深感痛苦不安，因为他非常喜欢女人。为了博得女人的欢心，他宁可付出任何代价。他想到自己欠雅的外貌较之他卑贱的出身和低下的社会地位，更让他感到痛苦。巴克林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，他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才混上一个九品文官的头衔。他有一套帮人打官司的本事，还干些投机买卖。他替人管理田产和房屋，赚了一点钱；可是到晚年却染上了喝酒的嗜好，他死后连一文钱也没有留下来。小巴克林（他的名字叫西拉……西拉·参孙内奇。他也认为这个名字是在挖苦自己）。曾在一所商业学校里念书，德语学得很不错。毕业后经过一番周折与磨难，最后进了一家私人事务所，年薪一千五百卢布。他用这笔收入来养活自己和一个生病的姑妈，一个驼背的妹妹。在我们讲这个故事时他才二十七岁刚出头。他认识很多大学生和年轻人，他们都喜欢他那种不拘小节的、活泼机敏的性格，尖刻自信的言辞和虽然偏激但却毫无学究气的博学多识。可是有时这帮年轻人却对他非常不客气。有一次他参加一次政治集会迟到了，一进门就立刻连声道歉。“可怜的巴克林害怕了！”角落里有声人大声唱道，大家都笑了。巴克林自己后来也笑了。其实这句话刺痛了他的心。“他说的对，这个混蛋！”他暗自想到。他在一家希腊人开的小饭馆里认识了涅日达诺夫，他时常在那家饭馆里吃中饭，并且随时发表他那些自由、尖锐的见解。他对人说，他这种民主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这里恶劣的希腊饮食，它使得他肝火大盛。

“是啊……我们的当家的到底……到底去什么地方啦？”巴克林又问了一遍。“我发现他近来情绪不太好。别是谈上恋爱了吧！”

马舒林娜皱了皱眉头。

“他到图书馆借书去了。至于恋爱，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可爱。”

“他为什么不和你谈恋爱呢？”巴克林差点冲口说出这句话。

“我之所以要找他，”他大声说，“因为我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同他商量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奥斯特罗杜莫夫问道，“是我们的事情吗？”

“也许是你们的事情；那就是说，我们大家的事情。”

奥斯特罗杜莫夫哼了一声。他觉得巴克林的话不可信，不过他马上又想道：“鬼知道！这个狡猾的家伙也许会钻空子！”

“他到底回来了！”马舒林娜突然大声说，她那双正盯着门口看，并不算漂亮的小眼睛里露出了一股优雅、温柔的感情，一束发自内心深处的晶莹之光……

门开了，这次进来的是一个二十三岁左右的年轻人。他头戴一顶便帽，腋下挟着一捆书。他正是涅日达诺夫。

二

涅日达诺夫见他的房间里有客人，便在门口边站住了，他打量了一下他们，便摘下帽子，把书丢在地板上，一声不响地慢慢走到床前，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他那张英俊但苍白的脸，让他那一头红褐色波纹浓发衬托着，显得更白了，脸上带有一种闷闷不乐的表情。

马舒林娜微微掉开头，咬着他的嘴唇；奥斯特罗杜莫夫埋怨道：

“到底回来了！”

巴克林第一个走到涅日达诺夫的身边。

“你怎么啦？阿历克赛·德米特里耶维奇，俄罗斯的哈姆雷特^①！谁让你伤心了？或者只是一阵莫名的忧郁？”

“请你不要说了，俄罗斯的梅菲斯特^②，”涅日达诺夫烦恼地说，“我没有心思和你用这种平淡无奇的俏皮话耍嘴皮子。”

巴克林笑了。

“你说的不对！如果俏皮，就不会平淡无奇；如果平淡无奇，就不会俏皮。”

“得啦，得啦……谁都知道你聪明。”

“你不太高兴？”巴克林抑扬顿挫地说，“要不然，就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就是在彼得堡这个可恶的城市里不能出门，一出门就会碰上卑俗胡闹的事，碰上有理说不清的不公平事，碰到荒唐无聊之事！我在这儿简直呆不下去了。”

“你之所以在报上刊登要做家庭教师的广告，并且声明愿意离开彼得堡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？”奥斯特罗杜莫夫又埋怨地问道。

“正是，我非常愿意离开彼得堡！但愿有个傻瓜能给我个家庭教师的位子！”

“但首先您要履行您在这儿的职责。”马舒林娜意味深长地说，她仍旧没有看涅日达诺夫。

“什么职责？”涅日达诺夫突然转过脸，向着她问道。马舒林娜咬紧了嘴唇。

“奥斯特罗杜莫夫会告诉您。”

① 哈姆雷特：莎士比亚的五幕悲剧《哈姆雷特》的主人公，丹麦王子。

② 梅菲斯特：歌德名剧《浮士德》中的魔鬼，他诱惑浮士德，最后失败。

涅日达诺夫又把脸转向奥斯特罗杜莫夫，望着他。但奥斯特罗杜莫夫只是先咳嗽了一声，又清清嗓子说道：“等一会儿。”

“但是，说老实话，”巴克林插话说：“你真的听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吗？”

涅日达诺夫一跳，坐在了床上，仿佛是什么东西一下把他弹上去似的。

“你还希望什么更不愉快的呢？”他突然用清脆的声音喊道。“俄国的一半快要饿死了。《莫斯科新闻》胜利了！他们想要推行古典教育；大学生储蓄会被禁止了，到处都是特务、压迫、告密、谎言和欺诈——我们连一步也动弹不得……可是他还嫌这一切不够，盼望着再添一件不愉快的事。他以为我是在开玩笑。……巴沙诺夫被捕了。”他压低声音加了这一句，“我是在图书馆里听说的。”

奥斯特罗杜莫夫和马舒林娜两人同时抬起了头。

“我亲爱的朋友，阿历克赛·德米特里耶维奇，”巴克林说，“你太激动了，这可以理解。……可是，难道你忘了我们生在什么时代和什么国家吗？在我们国家，溺水的人要抓的麦秆，也得他自己动手弄！犯得着伤心难受吗？！因此，你又何必为那些事情伤感呢？要正视丑恶，不能像孩子那样生气……”

“啊，好啦，好啦，”涅日达诺夫烦恼地打断他的话，他脸上的肌肉在哆嗦，好像很痛苦似的。“你一定是条硬汉子，天不怕地不怕……”

“我什么人都不怕！”巴克林刚刚张口。

“究竟是谁出卖了巴沙诺夫呢？”涅日达诺夫继续说，“我不明白！”

“肯定是一个朋友。我们的朋友干这种事情真有本领。你应当

小心提防他们！我举一个例子。从前我有个朋友，看起来人不错，非常关心我，关心我的声誉！有一天他来了，他跑到我跟前……‘您要知道’，他大声喊道，‘有人无聊，造您的谣，硬说您毒死了您的亲叔叔，又说有人介绍您到某一个人家去作客，您到了那儿立刻背朝着那家女主人，不理睬人家，就这样坐了整整一个晚上！女主人气得直哭，哭得非常伤心！这真是胡说八道！真无聊！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种话！’后来呢？一年之后我同这位朋友吵翻了……他写了一封绝交信给我，竟说：‘您毒死了您的叔叔！对一位高贵的太太不理不睬，不知羞耻地侮辱人家，拿背朝她坐下……’等等，等等。这就是朋友们干的！”

奥斯特罗杜莫夫同马舒林娜互相看了看。

“阿历克赛·德米特里耶维奇！”他用低沉的声音突然说，显然是想要打断这无聊的连篇废话。“瓦西里·尼古拉耶维奇从莫斯科来了一封信。”

涅日达诺夫微微吃了一惊，他又垂下了眼睛。

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他最后问道。

“他要……要我和她……”奥斯特罗杜莫夫瞥了马舒林娜一眼，“一起去。”

“怎么，叫她也去？”

“叫她也同去。”

“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“这还不清楚吗……问题在钱上面。”

涅日达诺夫下了床，走到窗前。

“要很多钱吗？”

“五十个卢布……少了不行？”

涅日达诺夫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我现在没有钱，”他过了一会儿说道，手指头轻轻地敲着玻璃窗，“不过，……我可以想办法弄到。我会弄到的。信你带来了吗？”

“信吗？它……它当然在……”

“你们为什么老是躲开我？”巴克林大声说。“难道我不值得你们信任吗？即使我并不完全赞成……你们所从事的工作，难道你们以为我会出卖你们或者泄露你们的秘密吗？”

“无意中也许会……说不定！”奥斯特罗杜莫夫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。

“不论有意无意，都不会！瞧，马舒林娜小姐在望着我微笑……我要告诉你们……”

“我并没有笑！”马舒林娜不高兴地说。

“可是我要告诉你们，”巴克林接着说，“你们各位缺乏鉴别能力；你们不知道怎样认清谁是你们的真正朋友！如果一个人爱笑，你们便以为他没有诚意……”

“难道不是这样吗？”马舒林娜生气地插嘴说。

“譬如，你们现在需要钱，”巴克林又鼓起劲来，这次他没有去反驳马舒林娜，“你们需要钱……可是涅日达诺夫手头没有……我可以给你们钱。”

站在窗子边上的涅日达诺夫转过身来。

“不……不……这用不着。我会弄到钱。我可以预支一部分我的津贴。我记得，他们还欠我的。不过，奥斯特罗杜莫夫，把信给我看看。”

奥斯特罗杜莫夫起初一动不动地静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看了看四周，便站起来，又弯下腰，卷起一只裤管，从皮靴筒里抽出一张仔细折叠起来的蓝色纸片，不知为什么先朝纸片吹了口气，然

后才交给涅日达诺夫。涅日达诺夫接过了纸片，展开它仔细地读了一遍，又递给马舒林娜。马舒林娜先站起来，然后把信看完，这时巴克林伸过手来取信，她却没理他，把信交还给涅日达诺夫。涅日达诺夫耸耸肩，便把这封密信递给巴克林。巴克林也照样地看完了信，意味深长地闭紧了嘴唇，郑重地把信轻轻放到桌上。这时奥斯特罗杜莫夫拿过信，划燃一根粗大的火柴，火柴发出一股强烈的硫磺味；接着他把信举得高高的，在他的头顶之上，好象要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似的，这样烧了信，他也不怕烧痛了手指，直到信烧成了灰，才把它丢到火炉里去。在烧信的过程中没有人说一句话，甚至没有人动一下；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望着地板。奥斯特罗杜莫夫的神情十分专注、认真，涅日达诺夫的脸色似乎很生气，巴克林也是很紧张的样子，马舒林娜则仿佛是在参加一个庄严的宗教仪式。

这样过了大概有两分钟……大家都觉得有点拘束。巴克林第一个认为应该打破这沉默的局面了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他开口说。“是不是可以接受我为祖国作出一点贡献？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，我可以捐献出即使不是全部五十卢布，那就二十五卢布或三十卢布，怎么样？”

涅日达诺夫突然发火了，好像他已窝了一肚子火，这股怒火并没有因为庄严的烧信仪式而有所减弱，而只是等着找一个借口爆发出来。

“我已经说过，用不着，用不着……！我不答应，我也不收你的钱。我可以马上弄到钱，用不着任何人帮助！”

“喂，老兄，”巴克林说，“我看你虽然是个革命者，你却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。”

“那你还不如直说我是一个贵族！”